IN GOD'S NAME

奉上帝的名

政治基督教的失败



达努塔斯·布朗　著

maranathamedia-china.com

奉上帝的名

IN GOD'S NAME

政治基督教的失败

达努塔斯·布朗　著

全新修订版 · 2026



奉上帝的名——政治基督教的失败（全新修订版）

原书名：In God’ s Name: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Christianity
©达努塔斯·布朗（Danutasn Brown），2018 年
英文版：2018 年 9 月 11 日，由 Maranatha Media 在澳大利亚印行
本书经文除另注明外，均引自《和合本圣经》。
更多信息：fatheroflove.info

印刷机构：maranathamedia-china.com
中文修订版：2026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人间政治中的基督教与耶稣的基督教.....1
第二章　美国政教之间的紧密关系.....5
第三章　宗教干预政治古已有之.....11
第四章　传教士与帝国.....17
第五章　君士坦丁与特朗普.....21
第六章　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国家.....25
第七章　施暴的是上帝，还是人？.....34

第一章　人间政治中的基督教与耶稣的基督教

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说，他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与“以眼还眼”有关。

WHAM 1180 AM 电台主持人鲍勃·朗斯贝里问这位共和党领跑者，有没有哪一节经文或哪一个《圣经》故事是他最喜欢、并影响了他的思想或品格的。

他回答说：“嗯，我想有很多。我是说，你知道，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想有很多，太多了。有些人——你看，以眼还眼，你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这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但你知道，如果你看看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我是说，当你看到我们国家的遭遇，人们怎样占我们的便宜，怎样嘲弄我们、讥笑我们。”[1]

> **马太福音 5:38-45**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41）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45）这样就

[1] https://www.politico.com/blogs/2016-gop-primary-live-updates-and-results/2016/04/trump-favorite-bible-verse-221954

> 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有一个问题深藏在美国许多政治言论的背后，也让关注美国的外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基督徒热心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而他看起来根本不代表耶稣？再者，美国这个深受基督教价值观影响的国家，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在海外推行强硬的军事政策？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大的“强人”领袖？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要美国做世界第一？

基督教内部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认知矛盾，并且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加深。这个矛盾就是：耶稣“要爱你们的仇敌”的和平劝勉，与旧约中那位充满愤怒、施行报复的上帝，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个人层面上，基督徒通常都很友善，效法耶稣的榜样，遵行祂的教导。但到了宏观的国家层面，在面对外国人、面对外邦人或异教徒这些“他者”的时候，旧约中上帝那种“忍无可忍”的态度就显露出来了。看起来，耶稣的教训似乎只适用于我们在自己社区里的日常生活，而上帝的忿怒则是为那些不认识祂、或不照我们的方式敬拜祂的国家准备的。旧约中的上帝杀戮、压碎、灭绝祂的仇敌……不是吗？世界上大概最有名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就是这么想的：

> 旧约中的上帝可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嫉妒，并且以嫉妒为荣；小气、不公、不肯饶恕的控制狂；睚眦必报、嗜血成性的种族清洗者；一个厌恶女性、憎恶同性恋、种族主义、杀婴、种族灭绝、杀害亲子、降下瘟疫、妄自尊大、施虐受虐、反复无常而恶毒的恶霸。
>
> ——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错觉》

你若不是基督徒，也许会点头同意；你若是基督徒，也许会厌恶地把这本小册子扔掉。但在这样做之前，请先耐心一点。我们相信，对于旧约中所发生的事，有另一种理解方式，而耶稣正是给了我们看这些事的眼光。不过，这需要研究和谦卑，需要耐心和同理心。思考这些事是有福的，哪怕只是为了理清心里的创伤——我们以为有一位全能者一直盘旋在我们头上，随时准备取我们的性命。可是，这就是耶稣说祂要升上去见的那位上帝吗？理查德·道金斯所看到的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来的上帝，并不是上帝真实的样子。我盼望借着这项研究，我们能开始看清我们自己真实的品格——有缺陷、健忘、充满恐惧；也看清上帝真实的品格——有怜悯、有恩典、爱所有的人；从而更明白人的处境：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并最终与我们的创造主和好。

我是半个泰国人、半个美国人，在泰国长大。美国那股要迫使每个国家都向它屈服的帝国冲动，曾让我感到愤怒，也感到羞愧。和大多数非美国人一样，我看穿了那些自以为义的说辞，认为那其实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全是为了金钱、权力和资源。我反对美国干涉别国，政客们高声呼喊开战、用恐吓手段散布恐惧和歇斯底里，也让我感到震惊。我还吃惊地得知，尽管美国负债累累，国内又有贫困、家庭暴力、毒品泛滥、学校经费不足、监狱人满为患等严重问题，但大部分经费却都流向了军队，而且美国在全世界 150 个国家都有现役军人[2]。为什么要把支配别国放在如此优先的地位？

我在一个世俗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是不可知论者，母亲是佛教徒。美国的基督教右派支持战争、支持共和党，这也让我感到厌恶（我当时认为共和党是战争党；现在我明白得多了：两个党都是战争党，只不过

[2] http://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12/04/us/table.military.troops/

共和党在这方面更张扬、更直白）。从我所看到的来说，我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战争和暴力的宗教。许多泰国佛教徒都这样想，许多世俗的欧洲人、日本人、印度人等也是如此。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威尔士读硕士时遇见了一位尼日利亚女士，才开始重新思考基督教。

乔治·W·布什总统谎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更加深了我的愤怒。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使我把暴力、压迫和强迫性的控制欲，同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上帝是一位专横的权力之神，凡与祂意见不合的人，祂都要焚烧，并打入地狱，直到永远。那里没有宽容，也不体谅不同的想法。这就是我那美国父亲在六十年代末放弃基督教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有多少传教士出国，都很难扭转人们心中对上帝的这种印象。耶稣代表祂父的品格，这一点被人遗忘了。假如我们怀疑有一个魔鬼存在，一个最想要毁谤上帝品格的存在者，那么魔鬼岂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然而耶稣说，天父正像祂一样……

> **约翰福音 14:9**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第二章　美国政教之间的紧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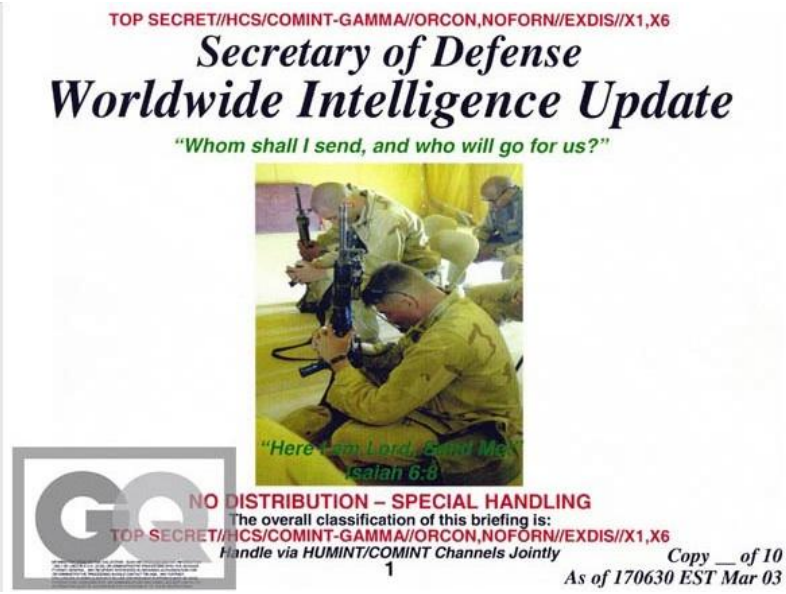
当我听到下面这样的故事时，我对基督教信仰之本质的怀疑似乎得到了证实：

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呈交乔治·W·布什总统的《全球情报简报》封面顶端印上了《圣经》经文……

每一期的封面都配有鼓舞人心的彩色照片——士兵在祷告，一名年轻人在准备作战，萨达姆的雕像倒下。照片旁配有《圣经》经文，其中一些是为士兵加添力量的，另一些则是在说这场战争是何等敬虔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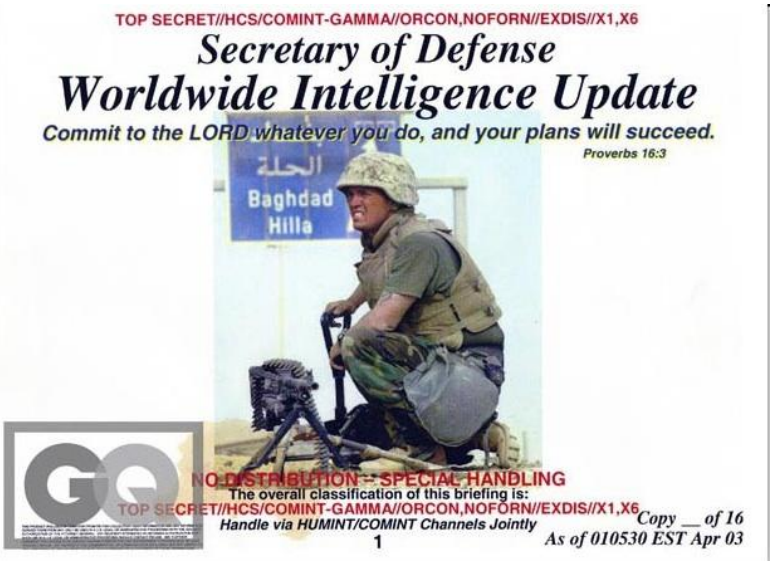
在一辆美国坦克的照片旁边，印着这节经文："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以赛亚书 26:2"

一张两名士兵祷告的照片配着这节经文："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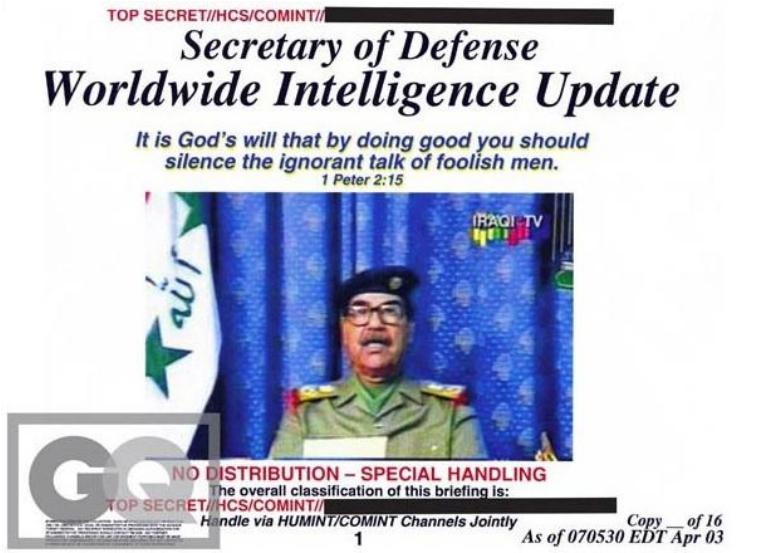


一张夕阳下美国坦克的照片上叠印着："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 6:13"[3]

[3] 《华尔街日报》，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4266487032730893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 16:3）



“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前 2:15）

局外人看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基督教不过是掌权者手中的一件政治工具。一个穆斯林看到这些会怎么想，我们只能想象，但不用说，这绝不会使他喜欢基督徒。兵丁们问施洗约翰该做什么的时候，约翰对他们说了下面的话；把这些事和约翰的话放在一起，其中的伪善几乎叫人无法忍受：

> **路加福音 3:14** 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从历史上看，美国是地球上基督教色彩最浓的国家。其他各国的基督徒都把自己教会未来的领袖送到美国学习神学。正如沙特阿拉伯用它的财富，按照沙特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样式塑造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一样，美国的财富也支撑着一种美国所认可的基督教。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宗教无法脱离它所在的文化；所以美国的基督教是非常美国化的，而美国把这种基督教传遍全球，就像传播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和脸书一样。

美国的基督徒很喜欢参军，要做上帝的战士、为上帝而战。这是基于一个假设：美军的行动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是说要去教导万民，还是说要去推翻万国？当我列出美国所做过的各项政治"干预"（又称企图更迭政权）时，保守派人士可能会问：在古代，上帝不也曾借着祂的国家以色列干预列国的事吗？我的回答是："上帝的国与人的国之间，难道没有分别吗？"你在看这份清单的时候，请记住每一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故事，值得你自己进一步研究。'

推翻别国政府总清单 * 表示推翻成功	
中国：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初	安哥拉：1975 年，20 世纪 80 年代
阿尔巴尼亚：1949—1953 年	扎伊尔：1975 年
东德：20 世纪 50 年代	葡萄牙：1974—1976 年 *
伊朗：1953 年 *	牙买加：1976—1980 年 *
危地马拉：1954 年 *	塞舌尔：1979—1981 年
哥斯达黎加：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乍得：1981—1982 年
叙利亚：1956—1957 年	格林纳达：1983 年 *
埃及：1957 年	南也门：1982—1984 年
印度尼西亚：1957—1958 年	苏里南：1982—1984 年
英属圭亚那：1953—1964 年 *	斐济：1987 年 *
伊拉克：1963 年 *	利比亚：20 世纪 80 年代
北越：1945—1973 年	尼加拉瓜：1981—1990 年 *
柬埔寨：1955—1970 年 *	巴拿马：1989 年 *
老挝：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	保加利亚：1990 年 *
厄瓜多尔：1960—1963 年 *	阿尔巴尼亚：1991 年 *
刚果：1960 年 *	伊拉克：1991 年
巴西：1962—1964 年 *	阿富汗：20 世纪 80 年代 *
多米尼加共和国：1963 年 *	索马里：1993 年
法国：1965 年	南斯拉夫：1999—2000 年 *
古巴：1959 年至不久前	厄瓜多尔：2000 年 *
玻利维亚：1964 年 *	阿富汗：2001 年 *
印度尼西亚：1965 年 *	委内瑞拉：2002 年 *
加纳：1966 年 *	伊拉克：2003 年 *
智利：1964—1973 年 *	海地：2004 年 *
希腊：1967 年 *	索马里：2007 年至今
哥斯达黎加：1970—1971 年	利比亚：2011 年 *
玻利维亚：1971 年	叙利亚：2012 年
澳大利亚：1973—1975 年 *	乌克兰：2014 年

资料来源：威廉·布鲁姆，《推翻别国政府总清单》[4]

> **马太福音 26: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4] http://williamblum.org/essays/read/overthrowing-other-peoples-governments-the-master-list

第三章　宗教干预政治古已有之

如今，大多数世俗知识分子都低估了宗教思想对造成今天局面的一连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是比政府更古老、更稳定的机构；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能够看得更远、计划得更长久，而民选政府每隔几年就会更换。某一项政策背后的宗教理由，对不信宗教的人——如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说可能难以看透；再加上现代人对历史漠不关心，就使得宗教性的历史进程看起来像是一种我们宁可置之不理的“迷信思维”。然而，它的结果依然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1917 年的《贝尔福宣言》。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开启建立现代以色列国进程的关键政府文件。

>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可能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损害其他任何国家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的事。
>
> ——《贝尔福宣言》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封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普通政治信函，或许是因为犹太人在英国政界有影响力。但事情远不止于此。许多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包括贝尔福本人在内，之所以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圣经》末世预言中必经的一步。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布置舞台，好加速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并迎来一个新地乐园。

> 英国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并不令人意外。据戈德曼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勋爵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的政治决定，特别是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他认为那将是《圣经》预言的应验”。贝尔福这份递交给英国锡安主义联合会名誉主席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宣言，既是一份政治文件，也是一份宗教文件。“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代表了基督徒对弥赛亚国度即将实现的信念。《贝尔福宣言》不单单是一份国际外交文件，也不单单是大国对犹太人愿望的认可。[5]

世界上许多人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如此热心地支持以色列，以为这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政府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美国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口，但对以色列的支持更多是来自福音派基督徒，以及他们对宗教教义——特别是对预言——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如此坚定不移，甚至常常到了损害自身安全的地步。如果穆斯林世界明白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明白的——这应该让我们感到战栗。正因为如此，阿拉伯穆斯林对阿拉伯基督徒怀有很深的戒心。

如果你在谷歌上同时搜索“贝尔福宣言”和“预言”，会找到成千上万的结果，都说这是预言应验的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已经到了末世。问题是，这就等于说，政府的政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上帝在这世界上怎样行事。这种想法破坏了新教传统的政教分离观念。如果政府能加速耶稣复临，如果政府能通过合乎上帝旨意的政策，如果政府能出钱让传教士去传福音——那么，基督徒参与进去、与政府联手把事情办成，岂不是很合理吗？这比在没有经费、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去做基层布道要

[5] https://www.jpost.com/Opinion/Christian-Zionism-and-the-Balfour-Declaration-508034

有效率得多。这正是特朗普总统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在 2017 年向约翰·哈吉的基督教锡安主义团体“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发表演讲时所阐述的思想；而他的意识形态，正是 1917 年那些影响贝尔福之人的思想的延续。《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对此作了解释：

“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是什么？

“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CUFI）由圣安东尼奥一间超大型教会的牧师约翰·哈吉于 2006 年创立。哈吉在 2016 年 5 月表态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CUFI 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团体，自称有 300 多万会员，并为亲以色列的事业筹集了数亿美元。

CUFI 是当今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最显眼的表现之一。

等一下，什么是基督教锡安主义？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一种以基督教对《圣经》的援引为依据、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今天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相信，以色列 1948 年建国、1967 年的军事胜利，以及它与巴勒斯坦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持续冲突，都是《圣经》所预言的，并且与上帝和犹太民族所立的约紧密相关。

其他福音派基督徒并不认为现代以色列国在预言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则不同，他们认为美国的命运取决于它支持以色列的热心程度。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最常引用的经文，大概就是创世记 12:3，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在美国，亲以色列的官员并不少见。彭斯的基督教锡安主义有什么不同？

彭斯的基督教锡安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不特别的一点，是他相信以色列国是《圣经》预言的应验。正如彭斯 5 月间对满

> 屋子的外交官所说的，随着以色列在 1948 年建国，“一个预言在字面上应验了”。不过，彭斯很谨慎，避免对预言将来的应验作任何推测——这种做法在基督教锡安主义圈子内部就很有争议，在圈子外面更是如此。这样的推测若出自副总统之口，可能会让人严重担心本届政府促成和平协议的努力。
>
> 彭斯的思想中还有第二个更微妙的主题：以色列是上帝“信实”的记号。近几十年来，彭斯和其他基督徒在日益世俗化的公共领域中感到四面受敌，于是“信实”这个主题就有了更具体的福音派用途。用彭斯的话说，以色列的存在提供了实证，证明“上帝亲自成就了祂向祂子民所作的应许”。对于那些相信以色列独立证明了上帝干预人类事务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来说，上帝的信实有着特定的作用。因此，以色列的命运就成了一项核心的神学信念：只有以色列兴盛，上帝才算信守了祂的话。[6]

你是否开始明白，我们怎样理解上帝的旨意是何等重要了？如果你是基督徒，这些奇怪的矛盾是需要理清的。这些问题曾深深困扰着我们 fatheroflove.info 的同工，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设法弄明白。上帝希望我们怎样认识祂，怎样认识祂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样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至于那些不是基督徒、觉得这一切都极其古怪的人，我们诚恳地建议你们也思考这些事，因为你周围的世界正在被一些以宗教为理据的力量塑造；你若不明白这一点，就只能在黑暗中胡乱摸索。即使你自己不信宗教，要在公共领域中提出批评、带来积极的改变，也必须具备神学和宗教史的知识。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ade-by-history/wp/2017/07/17/what-you-need-to-know-about-mike-pences-speech-to-christians-united-for-israel/

因为事情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人们不像从前那样有历史意识罢了。人们仍然在自己的领袖身上看见各种预言的预表。许多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思路：他们把他比作波斯王古列（即居鲁士）——一个不信的人，而上帝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五章称他为祂的仆人、祂的受膏者。大多数人都认为特朗普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承认他道德败坏，但他们仍然认为他像古列一样，是被上帝使用的人。

> 2016 年初，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之后，一些基督徒就把他看作拯救的工具。这个想法主要来自特朗普所拉拢的神学边缘群体：电视布道家、五旬节派信徒、宣扬健康与财富的投机者。它来自兰斯·沃尔诺这样的人。沃尔诺是一位福音派演说家，曾在竞选期间与特朗普会面，并且从2015年起就一直撰文把这位候选人比作古列。沃尔诺说，纵观历史，上帝曾使用异教的领袖来成就祂的旨意、保护祂的子民。正如古列是耶和华所膏立、结束被掳之期的强大领袖，特朗普则是“摧毁政治正确之风的一记重锤”。沃尔诺后来把他的理论写成一本书，书名叫《上帝的混乱候选人》（2016 年）。就在大选之前，这本书登上了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第十九名，此后也一直有人继续作这样的比较。2018 年 3 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加入了福音派的合唱。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特朗普说：“犹太民族的记性是很长的。”他们记得古列。“两千五百年前，他宣布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去，在耶路撒冷重建我们的圣殿。”[7]

但矛盾又出现了。人的政府是靠武力来运作的。现代以色列国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耶稣用过武力吗？基督要我们用武力使世人与祂的父

[7] https://harpers.org/archive/2018/05/exiled/

和好吗？这样的事合乎祂的名、合乎祂的品格吗？这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上帝的政府和人的政府一样吗？是靠武力来运作的吗？祂的律法之所以是这样，是否仅仅因为祂这样命令，就像人的法律一样，随时可以任意更改？还是说，上帝的律法原是按照现实本身运作的规律而设计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上面所引《哈泼斯》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梅根·奥吉布林，在 2000 年代初曾在著名的慕迪圣经学院学习神学，后来却放弃了信仰。她在文章结尾，对自己关于上帝品格的疑惑，作了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

> 尽管副总统喜欢引用旧约中关于救赎的应许，但这些经文的底层却是一套残酷的道德算计，很难与基督的教训相调和。以色列总是得到它应得的——惩罚或拯救——然而却有那么多人成了这个循环的附带伤亡。有以色列的仇敌，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杀戮。还有无数的外族部落被卷入其中——他们有的定居在上帝要给犹大的土地上，有的所信的宗教威胁到犹太人的纯洁。他们的灭亡只出现在这些故事的边缘，往往只有一句话："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我记得在圣经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些经文，那时我正和最初的疑惑阴影挣扎，想要明白、却始终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为一个群体的救赎而受苦——为什么蒙拣选的人和他们的上帝之间这场没完没了的戏剧，要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

我们仰望什么、思想什么，就会成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上帝的巨大身影笼罩着我们的世界。这位上帝是谁？耶稣所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是真的吗？天父真的像耶稣吗？那么旧约中所发生的事又是怎么回事？请与我们联系索取《阿加佩》一书，凡愿意读的人，我们都免费赠送。

第四章　传教士与帝国

海外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国。2007 年，我在约旦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约旦是中东的一个国家，位于伊拉克和以色列之间。由于中央情报局（CIA）曾多次介入中东政治，我和其他在约旦大学读一个学期的美国人，常常被人问起、甚至被指控是中情局特工。许多传教士也同样受到怀疑。许多国家把传教士看作西方控制的先锋。例如，印度至今仍拒绝传教士入境，因为他们被视为在破坏印度的国家主权。请看一位担心本国主权的印度作者所写的一篇好文章《宗教十字军》，以下是我的摘录：

> 中情局与教会的关系，是美国参议院 1975 年一项调查的课题之一。说来也巧，负责这项调查的是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所以它被称为“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而 church 一词正是“教会”的意思）。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情局曾告诉他们，至少有“共 14 项秘密安排，涉及直接在行动中使用 21 个人”，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的神职人员或传教士。报告接着说，其中几项“到 1975 年 8 月仍在进行，据中情局说，这些人只被用于收集情报，或者在一个案例中，在维持另一名线人的掩护身份上起了次要作用”。
>
> 以下这段丘奇委员会报告的摘录不言自明，也突显了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印度的危险：
>
> “中情局向这些宗教人员支付薪水、奖金或费用，或资助他们所主持的项目。这些人大多被用于秘密行动。其中几人参与了

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型秘密行动项目，那些项目的目的是在第三世界与共产主义‘竞争’……

“在近期的关系中，危害最大的似乎是一名美国神父为中情局充当线人，提供学生和宗教异见人士的情报。

“在早期的案例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中情局利用私密的牧养关系到了何等地步。中情局利用第三世界某国一间教会的牧师作为‘主要特工’，执行秘密行动项目，并让他物色、评估、培养和招募线人。他收集有关政治动态和各方人物的情报，又把中情局的宣传材料转给当地报刊。

“根据中情局对此案的描述，这位牧师的分析是基于他与这些人物的长期友谊，而他手下的特工都是‘他在职业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人’。起初中情局只是偶尔送礼物给这位牧师，作为他服务的回报；后来在十多年间，中情局付给他薪水，年薪最高达到11,414美元。”

这段摘录中11,414美元这个数字给了我们一个线索：所说的国家很可能就是印度，因为按当时的汇率，这笔钱正好折合整整十万卢比。这不但是个整数，在七十年代的印度也是一笔可观的钱。

中情局成立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破坏各国稳定、替中情局从事间谍活动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8]

人们对基督徒如此不信任，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每一位传教士，尤其是来自美国和（请自行填入北约某成员国）的传教士，在纳闷为什么

[8] http://indiafacts.org/religious-crusades-cia/

传福音这么难的时候，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在第三世界，美元非常值钱，而中情局的预算似乎是无限的。

1977 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中情局利用记者和传教士。但到了 1996 年，人们发现，只要存在“对国家安全独特而特殊的威胁”，或者传教士的上级同意，这项法律就可以被绕过[9]。

最近有新闻报道，一个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被用作在朝鲜从事间谍活动的幌子，还有一个团体被委内瑞拉驱逐出境。

> 东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福音派教育促进协会创办人兼会长托尼·坎波洛最近在一次播客中说：“在美国，传教士跟中情局走得太近了。”
>
> 坎波洛在 RedLetterChristians.org 网站发布的录音中说：“比如说，传教士从工场回国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这些地方服侍，中情局常常会叫他们去华盛顿。而传教士们也常常真的去了华盛顿，接受询问：你工作的那些村子里，领袖是谁？教会里的人对美国是什么态度？”[10]

看来，很多时候要不要与中情局合作，是由传教士自己决定的。毫无疑问，中情局有胡萝卜也有大棒来促成合作，但问题是：为什么传教士常常认为这样做没有问题？美国是建立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上的；但如果政府利用教会、教会利用政府都对彼此有利，那么，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神学就必然会被大力推动。这在基督教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美国采用了古罗马的全部象征，似乎也正沿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同样的宗教与政治轨迹前进。

---

[9] https://wapo.st/2wVm3P2

[10] https://baptistnews.com/article/campolo-says-us-missionaries-too-close-to-cia/

> **传道书 1: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第五章　君士坦丁与特朗普

你怎样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他在公元313年结束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使基督教成为国教，并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怎样理解这件事，很能显出你对历史、律法和福音的理解。如果在谷歌上同时搜索“君士坦丁”和“特朗普”，会找到两篇文章，都认为这两位领袖很相似——但一篇说这是好事，另一篇说是坏事。

下面是说这是好事的那一位：

> 基督徒不能自由发言。宗教自由受到攻击。社会物质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西方文明正面临来自内外的巨大威胁。而那位唯一正在崛起的强大领袖，显然并不是圣人。
>
> 你以为这是2016年的美国？不，这是公元312年的罗马。
>
> 这位领袖就是君士坦丁，他正在争夺罗马皇帝的宝座。君士坦丁有许多缺点：他娶过不止一个妻子，甚至处死了其中一个；他野心极大，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将军和政客。但传说他经历了一次“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刻，看见了一个异象，归信了基督教，战胜了对手，成为一位伟大的罗马皇帝。
>
> 君士坦丁后来不但拯救了罗马帝国，也解放了基督教。他在313年签署了《米兰敕令》，赋予基督徒实践信仰和自由发言的权利。这就足以让基督徒自由地参与公共领域，从而使他们能把基督教的信息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使一个异教文化基督教化。
>
> 君士坦丁本人并不是美德的楷模，但他创造了一个环境，给了基督徒影响社会的自由。早期的基督徒完全有能力自己去影响社会；他们需要皇帝给的，只是这样做的自由。

> 快进到 2016 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西方社会有许多问题。保守派基督徒对其中许多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却因为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无法在公共领域自由表达。
>
> 保守派并不缺乏意志、有力的论据或能言善辩的捍卫者；他们所缺乏的，是直言社会问题的自由，而不会因为“冒犯”了某些群体就被世俗进步主义那些睚眦必报的大军压下去。唐纳德·特朗普是唯一能给我们这种自由的人。[11]

我们都同意现在是非常时期，但我们所需要的，难道是一个让我们把主权交托给他的领袖吗？作为基督徒，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把一部分良心自由交给国家，又对非基督教的思想采取压制手段，这样做对吗？安全和自由，哪一个更重要？如今许多人无法理解二十世纪初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会大行其道，其实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觉得民主既无能又低效。今天也是如此——人们越来越认为，民主没有能力应对那似乎就要在地平线上爆发的危机。这第一位评论者认为，君士坦丁是“拯救”基督教所必需的，他终于给了基督教应得的“荣耀”，并使帝国统一。可是，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可福音 12:17）的时候，祂心里所想的，难道就是得到人间权力的接纳吗？

请注意，这第二位作者对君士坦丁和特朗普作了同样的比较，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 特朗普登上美国权力宝座的时候，也正是基督教文明受到严重攻击的时候。

[11] https://www.mercatornet.com/articles/view/is-trump-the-new-constantine/17800

激进的伊斯兰教一直在全世界向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发泄它魔鬼般的仇恨。与此同时，世俗人文主义在西方几乎已经把《圣经》信仰赶下了宝座。

然而，特朗普惊人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希望，人们以为这两股撒但的攻势都可以被击退，几十年来不断衰落的《圣经》价值观也可以借着政治权力得到恢复。当然，这是做不到的。尽管如此，他仍被誉为新的信仰捍卫者，虽然他信仰的真实性，就像君士坦丁的一样，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引出了最不祥的一个相似之处。

两人掌权时，都面对着一个造成分裂、动摇各自世界安宁的局面。对君士坦丁来说，那是一场关于耶稣神性的神学辩论；对特朗普来说，那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我们知道君士坦丁是怎样处理他的问题的。公元 325 年，他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要求帝国各地的基督教领袖出席。他答应只在互相争战的神学派别之间充当裁判。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据历史记载，他主持会议时身穿紫袍，坐在金椅上，看上去就像“一位浑身披戴黄金和宝石的上帝天使”（乔尔·亨菲尔，《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第 414 页）。他以威严的帝王身份向会议施压，要会议采纳一个神学方案，全体基督教界都必须遵守，否则就要被处死。正如《美国学术百科全书》所记载的：“……这是他第一次动用皇帝的职权来强行解决争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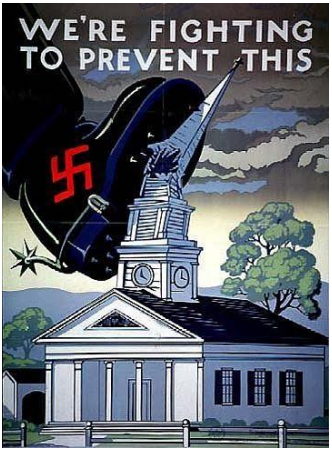
> 当然，后来的事就成了历史。借着建立一个由国家强制推行教义的基督教神权政体，世界与教会融为一体。直到一千四百多年后，美国革命才把信徒从这场不敬虔的婚姻中解放出来。[12]

那么，教会与国家应该合一吗？第一位作者认为应该，认为这是战胜邪恶所必需的。第二位作者则认为，这是可怕邪恶的开端。是上帝设立领袖，还是我们应当起来反抗领袖？对于那些在宗教事务上声称拥有权柄的领袖，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困扰了人们许多个世纪。这些问题都与我们怎样理解上帝、祂的治理和祂的律法有关。无论你是否相信上帝存在，你怎样看待权柄，都是由你怎样看待最高的权柄——上帝——所塑造的。

[12] http://www.israeltoday.co.il/NewsItem/tabid/178/nid/31431/Default.aspx

第六章　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国家





左：1933 年纪念路德诞辰 450 周年的海报："希特勒的斗争与路德的教导，是德国人民的坚固防卫。"右：美国二战宣传海报："我们作战，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事。"

我们不必回到君士坦丁的时代，去寻找关于政教结合的研究案例，近代的历史就有更多可供借鉴的。我谈到纳粹德国，绝不是想要抨击德国，也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公义。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处境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正因如此，德国那段时期才是一段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有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正因为他们如此能干、如此先进，他们的国家机器才运转得如此良好，最终他们的高压政权也才如此无孔不入。那是法西斯主义的典范：私营企业、宗教、娱乐业和公民社会，都在国家的引导下高效地协同运作。

德国是一个认为自己正受到威胁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正被内外的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安全——无论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愿意采取激烈的手段。只需要一股极有手腕的力量乘虚而入就行了。当危机来临时，不但宪法的保障措施显得不堪一击，媒体显得怯懦无能，民众完全愿意随波逐流，就连那些本应是道德堡垒的教会，也热切地加入了进去。由于他们对权柄的理解，对上帝在政治领域中如何作工的理解，他们也被这个充满诱惑、又极其高效的新政权所展现的前景迷住了。

> 纳粹政府给德国的新教教会带来了几项关键的变化。首先，纳粹领导层支持“德意志基督徒运动”，这是一群想要把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教徒，他们要建立一个运动，“排除一切被视为不纯洁的人，并把所有‘真正的德国人’都纳入第三帝国的属灵家园之中”。
>
> 其次，纳粹领导层敦促新教徒把各地区的教会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教会，归于路德维希·穆勒的集中领导之下。穆勒是一位知名的牧师，也是纳粹党员，被任命为帝国主教。许多德国新教徒接受了这些变化。支持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和穆勒，他们既可以继续实践自己的信仰，同时又可以表示对希特勒的支持。1933年7月，新教徒举行了一次全国投票，德意志基督徒得到三分之二投票者的支持，穆勒也赢得了全国选举，成为他们的领袖。[13]

我分享这些，是想请读者思考其中所涉及的原则：人的群体心理在压力之下会怎样；为了向一个能缓解这种压力的权力来源表示顺从，人能走多远——尤其是当这个权力能以惊人的速度把事情办成的时候。

---

13 https://www.facinghistory.org/holocaust-and-human-behavior/chapter-5/protestant-churches-and-nazi-state

我们岂不是早已被训练成崇拜能力和业绩的人了吗？文化环境会改变，但从属世的角度来看，恐惧总是想要更多的安全，权力总是想要更多的控制。可是，基督徒对希特勒压倒性的支持实在令人不安。新教徒不是应该抗议、反对集权控制吗？天主教会不是一个中立的和平仲裁者吗？为什么它如此愿意支持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如果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地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佛朗哥和希特勒都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拥护和支持。



希特勒的竞选海报，利用了 1933 年德国与梵蒂冈签订的《帝国宗教协定》

“为什么天主教徒有义务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国会候选名单？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凭着其本质，也凭着《帝国宗教协定》：

“一、信仰得到保护；

二、与教会的和平得到保障；

三、公共道德得到维护；

四、主日被尊为圣；

五、天主教学校得以保留；

六、天主教徒的良心不再受压；

七、天主教徒在法律面前和国家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八、天主教的组织和社团，只要专门服务于宗教、慈善和文化的目的，就可以自由运作。

"所以，天主教徒有义务在（1933 年）11 月 12 日这样投票：

全民公投：是　　国会选举：阿道夫·希特勒"[14]

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政治，而是要指出人为什么会落入这些推理模式背后更深一层的宗教意义。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祂怎样审判，祂想要什么，祂对这世界的旨意，尤其是祂怎样对待那些与祂意见不合的人——正是这场巨大道德灾难的核心所在。爱自己的盟友很容易，爱自己的仇敌就难了。耶稣在路加福音 6:32-36 阐明了这一点：

> **路加福音 6:32-36**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33）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34）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36）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14 http://www.concordatwatch.eu/kb-36931.834

慈悲真的是天父的品格吗？大多数人对旧约所记载的国家政治史，似乎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今天的民族国家看待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作为国教的利用价值——似乎也不是这样看的。上帝要的是一个称霸天下的基督教帝国，来规定世界各国的法律和规章吗？这种自相矛盾、摇摆不定的上帝观，使基督教很容易被人操纵。下面我大段引用约翰内斯·诺伊曼教授 1995 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用德语发表的一篇出色演讲的译文，内容是关于纳粹时代教会的状况：

> 教会领袖们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过高地看待了日耳曼民族的美德，以为这些美德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益处，特别是那种偏好威权结构和军事组织的倾向。
>
> 主教们所忽略的是：教会的自由和权利，与每一个人的政治自由是分不开的。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其他所有组织都能自由存在的情况下，教会的青年团契和各种团体才能兴旺。他们似乎以为——事实上，或许甚至是希望——即使所有其他社会团体，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和自由思想者，都被消灭了，天主教会仍然能够自由地存在。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只是“教会真理的自由”。教会法教授约瑟夫·温纳欢迎《帝国总统保护德国人民紧急法令》（1933 年 2 月 4 日）的态度并不罕见。这项法令实际上使全国处于戒严状态，并允许希特勒逮捕反对派人士，其中也包括忠实的天主教徒。然而，他却称赞这是“政府为民族振兴而采取的有力而有目的的措施”，是在“与德国文化和基督教道德的敌人作斗争”。
>
> 德国的主教们在 1933 年 6 月 3 日发表的《德国各教区主教关于新帝国中之教会的联合牧函》中确认说：
>
> “在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会中，权威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特别的彰显……因此，作为天主教徒，我们不难欣赏德意志国家对权

威所作新的有力强调，也乐于顺服；因为我们不仅把这看作一种自然的美德，也看作一种超自然的美德……令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新国家的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基督教的根基之上。这是一个庄严的公开承诺，赢得了所有天主教徒衷心的感谢。”

到这时，纳粹的各种政治对手已经有许多人遭到毒打、失踪，或被“预防性拘留”；针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第一批迫害暴行也已经发生。换句话说，主教们完全知道“德意志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出什么事来。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自由派的堕落分子”都无权要求人道的待遇，也无权享有自由和法律的保护。在这件事上，主教们和广大天主教徒，以及保守的新教基督徒，都与纳粹意见一致。主教们似乎希望，借着摧毁天主教会的传统对手，天主教会可以得到加强，因为她受到《帝国宗教协定》——教皇与希特勒所签订的条约——的保护。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那封牧函为什么带着一种得胜的语气：“不忠不信以及它所释放出来的不道德，再也不会毒害德国人民的骨髓了；那仇恨上帝、杀人如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再也不会威胁、蹂躏德国人的灵魂了……”他们在牧函的结尾表示盼望，“德国元首的审慎和魄力（将能）扑灭一切零星的火花和燃烧的火把，就是那些有人想煽成烈火来攻击天主教会的火花和火把”。

……

事实上，基督教——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与极权的纳粹主义之间的内在亲和力，实在令人震惊。[15]



德国的新教教会没有宗教协定，也没有与希特勒签订任何协定，但它们同样作了妥协。这是柏林马丁·路德纪念教堂讲台上的雕刻，刻着耶稣站在一名戴钢盔的德国国防军士兵旁边。（另一边那个人，是不是一个紧抓着自己圣书、满怀敌意的犹太人？）教堂的墙上原本装饰着纳粹的卐字标志，后来因为纳粹标志在德国是违法的，都被刮掉了。教堂的钟上也铸有卐字，但在 1942 年被熔化，用来制造枪炮和弹药。

记得《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吗？今天的西方价值观不是被认为正受到攻击吗，就像当年在德国一样？威权主义不是越来越被看作必要的吗，即使它有一些不太光彩的地方？为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不是需要订立一些不光彩的盟约吗？但纳粹德国的历史，已经给我们画出了这种思路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诺依曼教授在演讲的最后，很惊讶地指出，1945 年以后德国的教会仍然缺乏自省：什么也没有学到，几乎没有悔改。但我们会感到惊讶吗？耶稣死后两千年，

15

http://www.concordatwatch.eu/showkb.php?org_id=858&kb_header_id=43191&order=kb_rank%20ASC&kb_id=36941

我们仍在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品格仍有同样的误解：我们以为上帝偏爱一个群体而排斥其他人，并要毁灭那些不在祂计划之内的人。这个问题比你是否自称是基督徒、是否已放弃童年的宗教、是否受过洗都更深。这关系到你怎样看待权柄、公义、怜悯和律法；关系到你想象中的造物主是什么样子——即使你在理智上认为并没有造物主。我们对政府、权柄、饶恕、审判的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从宗教的视角传给我们的。几乎每一种历史上的世界观，都认为有一位造物主，一位设计了这个世界的设计者。所以，每一个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心里都已经对这位造物主是善是恶、是无私还是自私有了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必须认真思考、加以解决，否则就不可能有和平。以下是上面那篇演讲的续篇摘录：

> 新教新约学者贝恩特·沙勒研究了纳粹时期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那种岌岌可危的关系。他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虽然教会人士私下明确反对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暴行，但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主教和教会领袖，都没有公开发声反对这些暴力。只有少数几个人，如柏林的天主教教长伯恩哈德·利希滕贝格，以及符腾堡的新教牧师尤利乌斯·冯·扬、赫尔穆特·戈尔维策等少数人，真正谈到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以公开或隐晦的方式表明了立场。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这些批评的言论中，反犹主义也丝毫没有受到质疑，反而常常得到明确的肯定。除了曾向帝国司法部长提出抗议的邦主教武尔姆之外，所有教会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以及大多数教会刊物，都保持沉默。
>
>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教会领袖们沉默，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正如邦主教海因里希·伦托夫所说，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他这样解释这些原则：“教会感恩，终于又有了权威。既然如此，阻挠世俗的权柄就是违背宗教信仰，何况这是政府施政纲领的核

心之一。”教会平常发誓要持守的、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到哪里去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难道不再是上帝的话了吗？

第七章　施暴的是上帝，还是人？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有组织的宗教”是很容易的。然而，宗教总是存在的，不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在德国，基层那些“无组织”的群体也几乎没有提出抗议。当我们的世界跌跌撞撞地走向末日的时候，世俗人文主义的希望显得空洞，自然主义唯物论对终极问题的回答也往往叫人绝望。我们 fatheroflove.info 的同工相信，有一位上帝会帮助我们——但不是正统教义中的那位上帝，那位出于“原则”和“权威”折磨并杀戮祂仇敌的上帝。对我们来说，上帝“祂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第一百三十六篇），并且上帝与祂的儿子耶稣有同样的品格。事实上，我们相信，祂儿子的使命，就是要向我们显明天父没有、也不会用武力消灭祂的仇敌；相反，祂承担着全世界的苦难，以纯洁的阿加佩之爱，同等地爱着世上所有的人，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儿女。当祂的恳求一再被拒绝时，祂就忧伤地撤回自己——这个过程在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一事上看得最清楚。这是让我们自己的罪孽临到我们身上的过程，而不是随意的直接处决。《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是上帝用我们所能明白的、那种没有信心又充满暴力的世界观来对我们说话，盼望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以后，会决心从罪性中振作起来。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上帝观似乎超出了《圣经》的范围；而另一种观点——上帝焚烧祂的仇敌，向异教的国家发动战争，把人看作失败者——却似乎是铁板钉钉的。然而，我们相信向摩西所显明的那位上帝——“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合乎《圣经》的；凡愿意研究的人，

都能在上帝的话语中找到。事实上，我们已经尝过上帝的美善，也希望与人分享；这就是我们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要引导你——读者——进入天上的真理。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陈列人的失败，那些失败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这里所作的尖锐批评是不够的。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要对问题作出诊断，盼望能引起你的好奇，或唤起你的渴慕，并盼望你走出下一步，与我们联系，索取能造就人的良方——《阿加佩》，给自己一个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 **罗马书 14:5** 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在断定“在祂毫无黑暗”的上帝形象是不可能的之前，我们恳请你至少考虑一下我们付出许多眼泪、艰辛和祷告，竭尽全力所查考出来的证据。为上帝的品格这个课题而挣扎，是留给人类最重要的任务，它回答了灵魂最深处的问题。耶稣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 17:3）耶稣把这句话放在祂最后祷告的中心，说我们靠着恩典可以“认识”并明白祂的父，这就显明了这种认识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难以获得、难以领受。如果我们要避免因误解上帝品格而必然产生的暴力，就不能只是像人类几千年来那样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人类毁灭自己的能力越大，认识上帝真实、纯洁、慈爱的品格就越重要。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分享这种新的认识，纠正我们祖先的错误。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

诺依曼教授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 1933 年 4 月 26 日，希特勒对天主教的贝宁主教说：“有宗教信仰的士兵是最有价值的，他们会竭尽全力。所以我们要保留教会学校……”

> 在还能够发声的时候，教会却默默地同流合污；这是他们必须为之负责的。至于他们后来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今天没有人应该为此责怪他们；但这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作为机构，他们并不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像纳粹时期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教会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促进和平，没有呼吁公义，当然也没有树立任何道德的标准。恰恰相反，他们以“上帝所认可的权柄”为指示，安抚了许多德国人不安的良心；事实上，他们还诋毁个人良心的声音，并常常把它定为罪行。教会比其他做了类似事情的人更加卑劣、罪责更重，因为他们是借着诉诸上帝的诫命把人引入歧途的。他们一直是自己社会的镜子，却绝不是道德行为的榜样。在纳粹时期——现在也是一样——他们通常只宣讲合乎时势的东西，或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16]

我们相信上帝不杀人，祂自己遵守祂的诫命。十条诫命是上帝品格的写照。祂的律法和祂的治理，祂对宇宙的维系，都是从祂的良善和怜悯中流出来的。我们相信，你若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圣经》，我们就能证明这一点。

地上大多数人都渴望过一种不受他人控制、不受暴力侵害的生活；然而，只要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控制人、使用暴力的上帝，我们就不可能摆脱那样的生活。只要一个国家被偏爱，其余的国家都要被压碎、被毁灭，列国之间就永远不可能和睦。

16

http://www.concordatwatch.eu/showkb.php?org_id=858&kb_header_id=43191&order=kb_rank%20ASC&kb_id=36941

《阿加佩》一书是一次认真的尝试，要在上帝与暴力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提出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从而为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怎样共同生活，奠定更好的基础——无论我们彼此意见相同还是不同。

> 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发生在德国的一场“意外”，不是一件突然临到德国人民和欧洲大陆的意外事件，当然也不是突然出现在基督教会面前的一场灾难。相反，它是德国政治传统和神学传统的结果。

> **以赛亚书 1:18**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奉上帝的名

政治基督教的失败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在列国争夺霸权和资源的角力中，最能激励人心的，莫过于相信上帝拣选了你作祂的子民，并要为你粉碎一切仇敌。英国、德国，尤其是美国，都曾这样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这种“战神”式的上帝观，使无数人把基督教看作一个战争和暴力的宗教。

本书作者曾经也是这样看的——直到他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了一些基督徒，才开始用另一种眼光认识上帝和基督。这本小册子揭露列国怎样借用基督教来推进自己的野心，也邀请你重新思考：耶稣既是和平之君，祂的父——独一的真神——也必是和平之王，而不是人们所以为的战争之神。

更多书籍与有声读物，请访问

fatheroflove.info · maranathamedia-china.com

maranathamedia-china.com